

老布椅的新脸孔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从台北来到上海，邓乃瑄(Nicole)已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她的设计品牌Brut Cake也已创立六年，发表了无数的作品，包含用古董江南古布制作的家饰品，回收老家具再制造的创意家具，还有手工陶瓷器皿等。

Nicole和旧物改造的缘分是进驻上海老弄堂后开始的。在经营画廊的过程中，Nicole走入了上海的各条老弄堂，发现了本地人因为搬迁而丢弃的大量破旧家具，那些个表皮剥落、缺胳膊断腿的旧座椅，却让她如获至宝，不断地往自己家里搬。为了延续它们的生命，Nicole特地找来老手艺人黄师傅帮忙修理，并突发奇想地让师傅用古布给沙发椅凳包面，却意外的好看。因为古布质地扎实、纹路丰富以及用天然植物染成的色彩，让旧椅摆脱了沉重的历史感，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气质和神秘的魅力。

除了古布拼接，Nicole作品的另一大特色是，它们都是有面孔有表情有性格。在她看来，每样物件都是生活里的东西，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，尤其是那些老旧的东西，时间越久，故事越多。

Nicole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只需要老家具和老古布就能创作出新事物。回收的材质再利用，能让她明白，一件物品的寿命其实可以很长久，所以应该更惜物，时刻保持环保的心意。Nicole做的事也很难，每一样原材料都是越用越少。她用的老古布都是江南一带的手工老布，布龄至少二十年，每一匹都是古董布料。古布的每一匹布料都不重复，布匹幅宽很有限，因此所有的花色皆为极少量的限定款，留给Nicole的创作难度也随之变大。在有限的布料里拼出恰当的配色和图案。

这六年来，她的很多作品走入人们的生活里，然而Nicole还是想更深入生活，因此决定开设Brut Cake Cafe，她希望人们来到店里，可以进一步使用和体验她的创作。Nicole说，过去以匠人之心所制作的产品，现在落实在一杯好的咖啡上，一顿好吃的料理上，甚至是一块很简单不过的蛋糕上。“在这里，你可以过够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、甚至听觉的瘾，感受Brut Cake Life。”

每一件旧物都会给你讲起过去你不曾经历的种种故事，它们是生长于心的生命。



Q: 2017年的愿望清单？

A: 我的愿望是可以去南美洲旅行，也希望Brut Cake Cafe可以感染很多人对生活的热爱。

Q: 最想对和你一样热爱型趣生活但还没有行动起来的人们说什么？

A: 从学一件很简单、有兴趣的工艺开始，从那里，双手劳作，可以感受到行动的热力。



南洋花砖的时光机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来自厦门的杨函憬自称“旧物君”，旧桌子、旧椅子、原八卦楼拆下的门板……自嘲到后来，自己走路的姿态都变了，老是两眼往别人屋里瞟，那些旧物回收者们、装修工人们、老居民们、跑欧洲旧物专线的同好们都成了他的“下线”。

“goodone旧物仓”取“只此一件的故玩”之意，如今已有1000坪，最多的“馆藏”非花砖莫属。百年前，闯荡南洋的华侨们在鼓浪屿上兴建起中西合璧的建筑，花砖带着他们闯荡异乡的经历荣归故里，将他们多年来的乡愁好好演绎。南洲花砖厂曾影响了往后百年厦门乃至整个福建的花砖风格，然而，曾经铺满了这个城市地表的花砖由于过重、手工以及不符合当时的商业趋势，逐渐被瓷砖取代。

一片老花砖的制作，要经历制模、注浆、注色、晾晒、打蜡等许多工序，在颜色和花纹上更是有自己的独特性：“够鲜亮，有如海岛带给人的意境，超越了大家对于水泥的想像。”2014年，厦门开建地铁，花砖们在老城区的挖土机轮下等待着被注定的命运。此时，杨函憬觉得抢救行动已经是个“不可逆”的决定了。

花砖的采集很辛苦，需要师傅们一片一片的徒手敲打和人工搬运，毁损率差不多在50%。“也就是十片里可能只有一半是完好的，还好我们碎片也会留下来，整整这几年间，救下的花砖共计有十几万片，几百吨。”杨函憬说。

“抢救和采集不过是杯水车薪，再现于生活才是温暖的回归。”杨函憬和他的团队除了将花砖再造成脱离地面的安全小物，如冰箱贴、胸针、包袋、相框，还以城市记忆工作组的方式，把旧物件们分类整理、拍摄，并去探求往日生活美学的原意，用物品复原这个城市那些消失的老城区的生活故事，最后集结出版、展示。

“关于旧物这件事，好的东西，每每只有一件，不可多得。每一个都会给你讲起过去你不曾经历的种种故事，它们不像新东西，是有温度与感情的，是生长于心的生命。”杨函憬是收集者，更是故事的讲述者。



Q: 2017年的愿望清单？

A: 去一趟日本、让旧物仓生长到国内、把花砖艺术展览推向国外。

Q: 最想对和你一样热爱型趣生活但还没有行动起来的人们说什么？

A: 生命其实有很多活法，要不要试着花上至少一年，去换一种新的。因为对于未知的未来和已知的未来都一样是恐惧与不安，不妨让它多一些期望。



2017